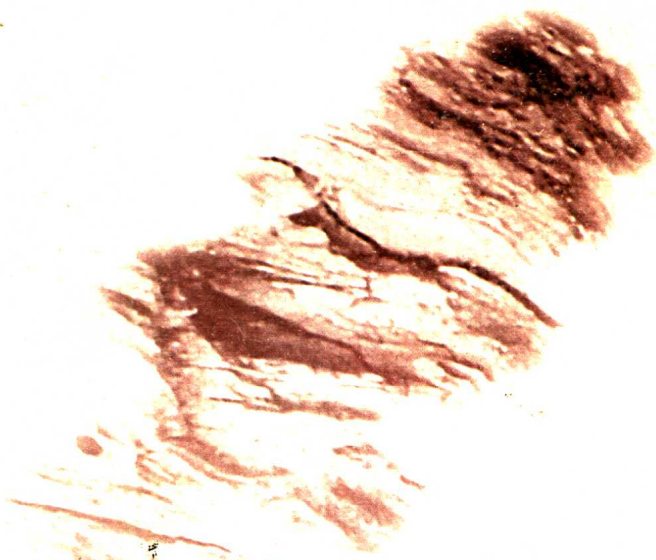


献给一亿大中学生

我的 中学时代

名人回首往事沧桑

纸短情长献给你我他



福建教育出版社

WODE ZHONGXUE SHIDAI

我的 中学时代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中学时代/季羨林等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 8

ISBN 7-5334-2816-1

I. 我… II. 季…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313 号

策 划: 阙国虬

责任编辑: 成知辛

我的中学时代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莆田县印刷厂印刷

(莆田市城内东大路 101 号 邮编: 351100)

850×1168 32 开本 10.25 印张 248 千字 3 插页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500

ISBN 7-5334-2816-1/I·172 定价: 1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季羨林	我的中学时代	2
徐中玉	六十五年前的中学生活	12
贾植芳	我的第一篇小说	23
钱谷融	我的中学时代	29
王绶琄	中学掠影一则	43
——小记林仰秀老师		
草 婴	中学生活杂忆	54
林斤澜	“新 路”	62
何祚庥	我的中学生活	67

潘家铮	颠沛流离读中学	74
茅于軾	逃 难	97
叶 楠	鹰乃学习	103
汝 信	我的中学时代	115
谢 冕	我的梦幻年代	124
钱中文	兴趣、激情与向往	130
	—— 阅读的旅行	
潘旭澜	国光杂忆	148
叶秀山	少小须努力	155
童庆炳	中学生活琐忆	163
童道明	我的语文老师	176
何镇邦	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182
	—— 中学时代生活片断回忆	
钱理群	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	192
周国平	发现的时代	199
葛剑雄	青春无奈	211
赵丽宏	母校和恩师	220
舒 婷	木棉树下	228
	—— 我的中学时代	
贾平凹	初中毕业后	238

毕淑敏	悄悄地讲大师的故事	252
张汝伦	我的中学老师	256
陈平原	山间的野花	265
	——回忆我的中学生活	
陈思和	高 考	271
斯 妤	追忆尴尬青春	275
陈 村	竟然打架	282
莫 言	被剥夺了的中学时代	288
南 帆	中学记事	294
李洁非	抚今话昔	304
	——中学时代琐忆	
苏 童	母 校	314
	编后绪余	317



季羨林 1911年8月生于山东临清。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1945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和教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现改为东方学系）系主任近四十年，北京大学副校长五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获印度贝拿勒斯梵文大学最高荣誉褒扬奖。印度国立文学院名誉院士。伊朗德黑兰大学名誉博士。

福建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顾问委员会委员、编纂委员会总主编。

散文《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荣誉奖。散文《清塘荷韵》获1997年报刊副刊一等奖。

我的中学时代

■ 季羨林

初中时期

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12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所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破正谊”，与“烂育英”相映成双。

可这个“破”学校入学考试居然敢考英文，我“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颇好。因此，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新生，而是一年半级，只需念两年半初中即可毕业。

破正谊确实有点“破”，首先是教员水平不高。有一个教生物的教员把“玫瑰”读为jiǔ kuài，可见

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长鞠思敏先生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气节，远近传扬。他生活极为俭朴，布衣粗食，不改其乐。他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爱国爱乡的大道理，从不间断。我认为，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会有良好的影响。

教员也不全是 jiǔ kuài 先生，其中也间有饱学之士。有一个姓杜的国文教员，年纪相当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杜大肚子”，名字反隐而不彰了。他很有学问，对古文，甚至“选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曾胆大妄为，写过一篇类似骈体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蝇头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给的批语是：“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可怜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读书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记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一位英文教员，名叫郑又桥，是江浙一带的人，英文水平极高。他改学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据学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写一篇。这情况只出现在英文水平高的学生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给他们以练习揣摩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英文读本水平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泰西五十轶事》、《纳氏文法》等等。

我从小学到初中，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以后，此地的环境更给我提供了最佳游乐的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杨垂

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

当时，济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冯鹏展先生，老家广东，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几个中学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授课。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两进院的大房子里，学社就设在前院几间屋子里，另外还请了两位教员，一位是陈鹤巢先生，一位是钮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7至9时来学社上课。当时正流行 diagram(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我们学习英文也使用这种方法，觉得颇为新鲜。学社每月收学费大洋3元，学生有几十人之多。我大概在这里学习了两三年，收获相信是有的。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正谊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9点下课后，还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这样对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再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有空闲时，亲口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

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我告别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颇为值得怀念的阶段，更上一层楼，走上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高中时代

初中读了两年半，毕业正在春季。没有办法，我只能就近读正谊高中。年级变了，上课的地址没有变，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这一年夏天，山东大学附设高级中学成立了。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最高学府，校长是有名的前清状元，山东省教育厅长王寿彭，以书法闻名全省。因为状元是“稀有品种”，所以他颇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设高中一建立，因为这是一块金招牌，立即名扬齐鲁。我此时似乎也有了一点雄心壮志，不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经过了一番考虑，立即决定舍正谊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选在北园白鹤庄。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时，风光秀丽旖旎，绿柳迎地，红荷映天，山影迷离，湖光潋滟，蛙鸣塘内，蝉噪树巅。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诗，赞美北园：“杨花落尽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声声向人语，此间即是避秦乡。”可见他对北园的感受。我在这里还验证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说，离开此处有几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说这是海外奇谈。可是我亲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

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证此言不虚。

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实的。首先是教员队伍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所有的老师几乎都是山东中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国文教员王崑玉先生秉承家学渊源，学有素养，文崇桐城派，著有文集，后为青岛大学教师。英文教员是北大毕业的刘老师，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员。教数学的是王老师，也是一中的名教员。教史地的是祁蕴璞先生，一中教员，好学不倦，经常从日本购买新书，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学术情况的人，恐怕他是唯一的一个。教伦理学的是上面提到过的正谊的校长鞠思敏先生。教逻辑的是一中校长完颜祥卿先生。此外还有两位教经学的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进士，由于年迈，有孙子伴住，姓名都记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记不清，因为他忠于清代，开口就说：“我们大清国如何如何。”所以学生就管他叫“大清国”。两位老师教《诗经》、《书经》等书，上课从来不带任何书，四书、五经，本文加注，都背得滚瓜烂熟。

中小学生都爱给老师起绰号，并没有什么恶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异。上面提到的“大清国”，只是其中之一。我们有一位“监学”，可能相当于后来的训育主任，他经常住在学校，权力似乎极大，但人缘却并不佳。因为他秃头无发，学生们背后叫他“刘秃蛋”。那位姓刘的英文教员，学生还是很喜欢他的，只因他人长得过于矮小，学生们送给他一个非常刺耳的绰号，叫做“X豆”。X代表一个我无法写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学生，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

一年级三个班，总共不到二百人。因为学校离城太远，学生全部住校。伙食由学生自己招商操办，负责人选举产生。因为要同奸商斗争，负责人的精明能干就成了重要的条件。奸商有时候夜里偷肉，负责人必须夜里巡逻，辛苦可知。遇到这样的负责人，伙食质量立即显著提高，他就能得到全体同学的拥护，从而连续当选，但是他的学习必然会受到影响。

学校风气是比较好的，学生质量是比较高的，学生学习是努力的。因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烦，没有什么“绯闻”一类的流言。“刘秃蛋”人望不高，虽然不学，但却有术，统治学生，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拉拢与表扬齐发。除了我们三班因细故“架”走了一个外省来的英文教员以外，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风波。此地处万绿丛中，远抱佛山之灵气，近染荷塘之秀丽，地灵人杰，颇出了一些学习优良的学生。

至于我自己，上面已经谈到过，在心中有了一点“小志”。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学习成绩，因为我对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在国文班上，王崑玉老师出的第一次作文题是“读《徐文长传》书后”，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的评语是“亦简练，亦畅达”。此事颇出我意外。至于英文，由于我在上面谈到的情况，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家”（学生戏译为 great home）。第一

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却有点沾沾自喜。

可事情还没有完。王状元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灵感。他规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绩在 95 五分以上者，他要额外褒奖。全校五个班当然有五个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数超过 95 分者，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平均分数是 97 分。于是状元公亲书一付对联，另外还写了一个扇面，称我为“羨林吾弟”，这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对联已经佚失，只有扇面还保存下来。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决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C. O. D.）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决不是什么英雄，“少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之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时间到了 1928 年，应该上三年级了，但是日寇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派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办，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我住在济南，只好留下，当了一年的准亡国奴。

第二年，1929 年，奉系的土匪军阀早就滚蛋，来的是西北军和国民党的新式军阀。王老状元不知哪里去了。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表面

上颇有“换了人间”之感，四书、五经都不念了，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教员阵容仍然很强，但是原有的老教员多已不见，而是换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从上海来的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出。也许是因为学校规模大了，我对全校教员不像北园时代那样如数家珍，个个都认识。现在则是迷离模糊，说不清张三李四了。

因为我已经读了两年，一入学就是三年级。任课教员当然也不会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的教员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记住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什么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尽管有的先生没有教过我。

初入学时，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根本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现代文艺”，当时叫“普罗文学”，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子，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当了会员，还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准备在计划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一些肤浅的革命口号。胡先生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准备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两年后就在上海龙华就义。

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题目，非

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这真正是正中下怀，我写文章，好坏姑且不论，我是非常重视节奏的。我这个个人心中的爱好，不意董老师一语道破，夸大一点说，我简直要感激涕零了。他还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说我和理科学生王联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我之所以能毕生在研究方向迥异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舞笔弄墨，到了今天还被人称做一个作家，这是与董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的。恩师大德，我终生难忘。

我不记得高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不高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

如果青年朋友们问我有什么经验和诀窍，我回答说：“没有的。”如果非要我说点什么不行的话，那我只能说两句老生常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诀窍。说了等于白说；但白说也得说。

1998年8月25日写完



徐中玉 1915 年 2

月 15 日生，江苏江阴人。

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毕业。历任中山、中正、山东、同济、复旦、沪江、华东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34 年开始写作，1941 年开始执教。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

作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主席；国家教委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现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曾二次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等讲学。并任福建教育出版社《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大典》文学卷主编。